

而立雅集小丛书

丹心红马

张志明著

杨 同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鼓 詞

丹 心 紅 馬

張 志 勛 著

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

1962

鼓 詞
丹 心 紅 馬

著 者 張 志 勛

*

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13/16 字数：13,000

1962 年 11 月第 1 版

196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2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5·2067

定价：(大) 0.10 元

新
華
印
書
局
發
行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三个鼓詞，分別的描寫了工农兵生活中的新人新事。

《萍水深情》写先进工作者韓永福，热情誠懇地帮助了另一个先进工作者吳根，使吳根的操作表演得到成功。《丹心紅馬》写一个公社的运输队队员焦冀，用自己的好馬掉換将被运输队长卖掉的瘦馬，并用瘦馬完成运输任务。最后，还使瘦馬回了膘。《梨柏蒼松》写一个老將軍下水庫劳动，他平易近人，忘我劳动，青年战士把他当作老战友。反映了解放軍官兵参加社会主义建設的劳动热情。

目 次

萍水深情	1
丹心紅馬	8
翠柏蒼松	15

萍 水 深 情

旭日东升一片紅，
紅旗招展舞薰風，
風聲傳來鑼鼓响，
武汉市鐵路工厂人心沸騰。
原來是正在歡迎一位貴客，
姓吳名根是位有名車工。
他曾在東北各地做過表演，
這一次应邀來到武漢城。
吳根他來此工厂有桩心事：
要會會這里的韓永福——全國著名的老英雄。
雖然是早就聞名心可不服氣，
這一回要比比高低看看誰行。
他正在招待所把衣服更換，
從門外走進來一位老翁。
上身穿白旧汗衫缺了衣領；
下身穿粗布藍褲上了補釘。
進門來笑容可掬深施一禮，
看樣子好象一位勤雜工，
他首先斟上茶一碗，

然后又捧开电扇为他搧风。

“吳师傅此番作表演，

好經驗传授給咱厂职工，

千里送来无价宝，

武汉厂都感激您的盛情。”

吳根說：“技术上我虽然有些改进，

比你們韓师傅恐怕不行。”

老人說：“韓永福技术可差得远，

他得做您的小学生。”

老勤工提起韓永福，

話里話外說他不行。

吳根想：“韓永福也許是个平常輩，

要不然，工友为啥都不贊成。

强中自有强中手，

莫听耳边传好評。”

吳根越想越高兴，

不由得心里一陣好輕鬆。

这一天早晨九点正，

技术表演就要进行。

厂长和党委书记都来到，

三車間挤了个水泄不通。

老勤工把机床整理干淨，

擦油漬、扫鉄屑，不留个尘土星。

吳根他心里夸奖老工友：

他真比自己的徒弟还机灵。

准备停当开始表演，
不料想鑄件太硬活計生，
那把刀切得浅来走得慢，
施展不出自己的才能。
幸亏吳根的技术好，
成績才勉强提高有一成。
参观的人們齐鼓掌，
倒把吳根脸臊紅。
“实指望来到武汉露露脸，
哪知道当众出丑毀了名声。
这次的表演情况传出去，
我吳根算个什么著名車工？
韓永福今天要是在工厂，
他一定嘲笑我徒有虛名。”
吳根他請求明天再表演，
决心要想办法挽回名声。
他正在无精打采房中坐，
老勤工手端方盘走进房中：
“吳师傅，今天天气格外热，
您吃点雪糕、冰淇淋。
您的表演我亲眼看见，
操作法果然是与众不同，
要不是咱厂的鑄件太硬，
成績定能提高几成。
今晚上睡觉养神別急躁，

到明天您一定能表演成功。
把您的刀具交給我，
明早晨我先去把它裝成，
您不必耽心會出毛病，
裝刀方法我已然記在心中。”
吳根心里很受感動，
老勤工待人太熱情。
第二天照常進行表演，
怪只怪，今日里得心應手分外靈！
這把刀切得深來走得快，
鉄屑飛處冒火星。
半個鐘頭車完鑄件，
比昨天效率高六成。
參觀的工人弟兄齊喝采，
車間里一片掌聲象雷鳴。
這一個跑到跟前看刀具，
那一個圍着吳根請他簽名，
有些人暗暗挑起大拇指，
有些人連連稱贊不住聲。
吳根他得到光榮心高興，
滿面春風現笑容。
他沒想昨日表演為啥失敗，
也沒想今天操作為啥成功。
到晚上廠里召開茶話會，
慶祝吳根表演成功。

工厂的党政领导都到场，
后面还跟着那位老勤工，
他坐在台上最前面，
头一个站起讲话声若铜钟：
“同志们，茶话会现在就开始，
我先祝贺吴根同志表演成功。
吴同志到厂时间虽然很短，
带给咱的宝贵经验价值连城，
今后咱提高生产更有办法，
咱全厂衷心表示感谢之情。”
吴根这时才恍然大悟，
这老人一定不是勤杂工；
看样子准是厂里的重要人物，
问了问身旁的同志才弄清。
他就是劳动英雄韩永福，
直使得吴根耳热脸红。
韩永福老英雄名扬全国，
两天来我把他一直当成老勤工。
他为我跑前跑后拿烟倒水；
他为我送过雪糕端过冰淇淋；
他为我擦过机床扫过铁屑；
他为我开过电扇搨过凉风。
吴根越想越不象话，
自觉得羞愧难当无地自容。
散会后吴根握住老人的手，

心里激动語不成声：
“我吳根有眼不識金鑲玉，
錯把英雄当‘勤工’，
咱二人两天见了多次面，
您为啥不早說一声？”
韓永福一听哈哈大笑：
“提什么姓来道什么名！
心里亲热不在表面，
咱們都是阶级弟兄。”
話短情深令人感动，
老英雄肝胆照人气貫长虹。
吳根回身把包袱解，
想送把車刀表表心情。
他刚把車刀拿在手，
不由得两眼发直内心怔忡，
那把車刀改了样，
并不是原来那个刀型。
吳根不解其中故，
韓永福微笑作說明：
“头一天您的車刀碰上硬鑄件，
工作效率低了几成，
因为这生产条件有些改变，
不改进工具就不能适应。
昨夜晚我改进了車刀形状，
想不到用这新刀表演成功。

多謝您原来的刀具启发了我，
吸收它的优点才把新刀改成。
希望您在生产中繼續改进，
我祝您将来得到更大的成功。”

吳根他聞此言如梦方醒，
才想起今日表演为啥成功。
“老人家虛心冷靜不露声色，
不象我飞扬浮躁只求虛榮；
老人家一心考虑改进生产，
不象我英雄面前要显英雄。
这才是百花丛中辨兰、草，
炉火分清金与銅。”

吳根他双手抱住韓永福，
語声沉重眼圈儿紅：
“我来此表演貢獻不大，
您給我的教育价值連城。
看起来我的修养差得太远，
从今后要学习您的朴素作风。”

丹 心 紅 馬

金雞三唱放光明，
早霞瑞彩映碧空，
这一天本是大集日，
小鎮上車如流水馬如龍。
從西邊走來人一個，
一匹瘦馬牽手中。
這匹馬前身後毛全落，
滿身是黑鐵皮密密層層，
瘦得只剩一把骨，
走起路東搖西晃弱不禁風。
牽馬人一面走着一面喊：
“誰要買這匹馬價錢公平。”
常言說，“有貨不愁客”，
霎時間一場交易已講成。
嘆只嘆，一匹馬只賣九十元整，
怪只怪，賣馬人眉開眼笑不心疼。
正然要一手交錢一手牽馬，
從身後闖進一人中間橫。
正顏厉色叫聲：“李隊長，

这匹馬如此賤賣可不成！”

李队长抬头一看是焦貴，

运输队里的状元紅。

他虽然滿心不悅可沒发作，

問焦貴：“上前拦阻为何情？”

这匹馬眼看不中用，

运输队沒人见它不头疼。

商量定，卖掉瘦馬买好馬，

这件事社主任他也贊成。”

焦貴說：“社主任批准卖馬是不假，

錢多錢少可沒說清。

九十块錢就卖了馬，

你拿着公家財產不心疼！”

李队长聞听一声冷笑：

“大帽子先不要往我头上扔。

瘦馬不去新馬难入圈，

完不成生产任务誰担承？

隊員們都不喜欢这匹馬，

也只好使用在我手中。

別忘了我可是运输队长，

完不成任务我先脸紅。

为生产我才想卖掉这精心的馬，

你說說我是为私还是为公？”

焦貴說：“你想换新馬非一日，

对瘦馬你鞭打脚踢不留情。

这匹馬离死还挺远，
好好地侍弄一下也还能行。”
一句話說到队长病根上，
恼羞成怒双目圓睜：
“影响生产誰負責任？
你那里坐着說話不腰疼！”
焦貴說：“这匹瘦馬归我用，
我換給你那头菊花青。
为人做事要把心攔正，
不能拿社里财产当浮萍！”
說着話，一把牵过瘦紅馬，
轉身形，回轉公社就是那“东方紅”。
第二天焦貴去找李队长，
未曾开言滿面春风：
“昨夜晚我已找出瘦馬的病，
虱子吸血才瘦骨伶仃。
六六粉药水刷几遍，
保証虱子影无踪。
往后再加上一把好草料，
經心侍弄讲卫生。
不出半年它准胖，
管叫它生产战綫也能立功。”
李队长脸色阴沉說声好：
“可做事也不要太无情！
侍弄瘦馬你既然有竊，

舍己为人我也贊成。
不过是这点小事又何必告状，
社主任把我好頓批評。”
李队长說到此处眼珠一轉，
去掉恼容換笑容：
“这件事我也不計較，
常言說：‘宰相腹內能把船行’。
你这个做法我完全同意，
但愿你瘦馬回驢立奇功。
不过是明天咱們就送葬，
按规定一車一馬人一名。
一天七車不許少，
一車七堆少也不行。
你这匹瘦馬可怎办？
我听听你有什么好章程。”
焦貴問：“你看我該怎样办？”
队长說：“出言无悔才是英雄。
你既然敢接这匹馬，
一定是胸中有本好念的經。
何况你曾經下过保証，
運輸任务不能落空。
到如今社里已下送葬令，
我看也只好照章而行。
要不然，又說我看不起你，
打击了积极性罪名不輕。”

李队长旁敲侧击出言不善，
焦贵他想的可是生产事情。
眼瞧着瘦红马沉吟半晌，
一句话说出截铁斩钉：
“别人怎样我就怎样，
我焦贵同意照章而行。”
李队长冷笑一声说：“很好，
小心点呀！累死牲口可不光荣。”
李队长说罢扬长去，
焦贵也咬咬牙关拿起了缰绳。
这一天社里召开汇报会，
肖主任问到焦贵的生产情形。
李队长他也不得不承认：
“数量质量还数头名。”
这情况惊动了肖主任，
他决定亲自去看他怎样立功。
第二天主任来到山村外，
不多久耳边传来马蹄声。
肖主任手打凉棚朝前看，
一辆大车正往前行。
胶轮车黄黄的轴子光闪闪，
车上的粪土似丘陵。
车辕里驾着一匹瘦红马，
车辕左还有人拉着一根绳。
原来是焦贵帮着拉套，